

警察王峰发现,夏雪是他的老相识



普璞著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幼年目睹姐姐受侵犯而深深愧疚的女孩夏月,发现自己收到的一封死亡预示信件并非恶作剧后,不自觉卷入血淋淋的危险和阴谋中。被所谓“神”选中的7个人物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自己灵魂上被写下的“原罪”是什么……夏月在与姐姐共同寻找求生之路的过程中,发现警探王峰看似在帮助她们,却也在慢慢靠近真相的同时成了被选中的代罪羔羊。

上期回顾

阿西咧开嘴扑上来,夏月放弃了抵抗,然后渐渐失去意识。等她醒来后,发现阿西居然被人杀死了,身首异处。夏月检查了一下自己,衣服虽然变得皱巴巴的,但自己并没有遭受侵犯。再看周围,她发现自己也处于一个水泥盒子里。在城市的另一个地方,王峰在苦苦思索破案的途径。

悬疑小说

王峰进入了王水明的信箱

终于找到了夏月想删掉的东西。王峰嘴角露出一抹微笑,这时已经坐在了王水明的电脑前,进入了他的邮箱。夏月的意图太过明显了,太小看我。

只见面前浏览器的窗口里,弹出了一排邮件标题,王峰按照收发顺序,从最近的日期开始依次浏览。从这时起,他感觉自己已经带球突破进了对手的禁区。其中有好几封是外国网站发来的垃圾邮件,当打开一封主题为“RE:是谁写的?”的邮件时,王峰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来。

这封邮件的内容为:“我收到的是罪与灵魂之类的奇怪东西啦,真不晓得谁会这么无聊,给我发这种东西^_^”。对于王峰而言,“罪”可是一个敏感词汇,他注意了一下对方的邮件地址是lily2008@x x x .com。马上他又打电话给x x x 网站,让他们的技术支持调出邮箱主人经常登录的IP地址。如果确实是夏月所在大学的,那就再从网站拿到密码进去看看。只是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也可能是新的麻烦。

就在这时,一封题为“罪之源”的邮件印入了他的眼帘。王峰点开它正准备阅读的时候,手机响了。

“我老李。”还没等王峰吱声,那头就直接说起来,“你在哪儿呢?”

“技术科。”
“你让我查的事搞清楚了,听了你可别奇怪,买材料的人正是王水明自己,也是他叫人搬上5楼的。”

“真的?”这个结果让王峰

微微吃了一惊。“绝对错不了,王水明的特征太过明显,不会弄错。”说完后老李挂了电话。一向冷静的王峰这时也有点激动起来,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水泥既然是王水明自己买的,那么谋杀和密室的解法就应该分别进行考虑,它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即使没人杀他,王水明也打算把房间封起来,做成一个密室。

这时,他终于把目光停在了那封名为“罪之源”的邮件上。定了定神,他开始仔细地阅读起来。当读完之后,他面色已经变得惨白。就在这时,手机再次响起,这次是章局长打来的:“小王,又是一起命案,准备出动……”

夏月接受了无法离开的事实

夏月又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卧室,发现整个房间真的是严丝合缝,水泥也都抹得很匀称,不留一丝空隙。卧室本来就不大,只要门窗被封死,就宣告彻底封闭。不像古堡或者别墅还可能有什么密道。那要怎么才能出去呢?

阿西也的确是个人物,上次竟然用那一招逃出了“牢房”。我可这里比王水明的现场还要恶心和无奈,简直没有任何离开的办法。就像是被禁锢在自己的心里,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自己的一样。

从大衣柜里找出几件衣服,她盖住了床上的尸体。从她镇定的举动来看已经开始像一个罪犯。她知道又是心里的“罪”让她产生了这样的改变。手心的水泥有的搓不掉,握紧拳头时就会感到疼痛,可惜这里没有水源可以让她清洗。没有办法清洗的东西,终究也是没有办法。也不知现在

几点了,也不知是白天还是黑夜。她已经接受了无法离开的事实。

事发前,死者叫人扛水泥上楼

王峰赶到了章局长所说的现场,小沈已经先到了一步,正在布置几个警员做鉴定工作。他径直来到死者面前,这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白布遮住了她脖子以下的部位。她的脸已经惨不忍睹。

“她的身份确认了么?”
“房东说是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叫费冰欣的女孩,在新桥上上班,刚毕业,不知道是否就是这人。”很显然,小沈已经做过初步调查,“不过房东现在人在外地,无法赶回来确认。”

老实说王峰叹了口气问:“致命伤是?”

“致命伤是胸口的匕首。”
“那死者有没有被……”

“你们男人从来都是只会会射精的动物,这还用问么?”小沈有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死者生前被强迫发生过性行为,身体还被虐待过,乳房是死后被切除的。死亡时间初步鉴定为昨天上午。”她这次算发飙了,王峰呆了一下,马上转移话题:“那是谁报的案?”

“报案人是这里的物业,我刚才把他打发了。按照他的说法,是邻居闻到这里有臭味,还注意到这几天房客都比较反常,于是就让他们来查一下。他见敲门了没反应,就直接报警了。”
“意识挺不错,那邻居所谓的反常又是指什么?”

“费冰欣似乎前几天叫人扛了好几袋水泥上楼,被邻居撞见了。邻居是退伍的老军人,说她当时的神色不太对。他现在说很好奇她要用那水泥来做什么。”

如果站在这里,问题的答案就一览无余了。和王水明的案发现场一样,卧室四周都被涂上了水泥,最醒目的是那台29英寸的东芝彩电显像管上也被涂上了厚厚的一层,不知有何深意。按照梁广生的说法,要做到这一切可得花不少工夫呢。

王峰以前就认识夏雪

在来到这现场之前,王峰已经用最快速度把夏月邮箱的密码从网站那边搞到,并阅读了王水明写给夏月的所有邮件。所以现在现场的情况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水泥是那些带罪者认为完成某种仪式所必须的道具。

“这起案件看起来和王水明的死也有某种联系,因为现场都有同样的仪式,另外奇怪的事还有一件。”王峰注意到小沈这时也提到了“仪式”两个字,不禁看向她,她正指着卧室的地板,“这里在我们来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最先发现尸体的人,有人先发现了尸体但没有报警,而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这里就是密室。”

“嗯,那就当不是密室来办吧。”王峰摸了下巴,通常做这个动作就意味着他的推理有了头绪,“另外你得仔细查一下现场的指纹,看看能把谁给揪出来。这个案子就你负责吧,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另外要辛苦梁哥了。”

小沈“嗯”了一下,然后马上布置做现场勘察的同事撒铝粉,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

电梯是一个很特殊的场所,每天总有太多人在这里邂逅。在等电梯上来的过程中,王峰产生了某种错觉:这个狭小的金属盒子和“罪”的现场竟有几分相

似。它们都同样让人感到压抑,在上升和下降的过程中都同样无法进出。也同样都有开门的一刹那,而在此之前,你无法预知里面会有什么。

电梯门开了,里面空无一人。王峰走了进去,用食指关节处在数字“1”和关门按钮上各弹了一下,电梯门关上了。不轻易留下指纹是王峰的职业反射。他看过太多的罪犯在案发现场都记得戴手套,而电梯里则不会。所以要查指纹的话,应该到这里才对。

现在案发现场是在15层的话,直接在“15”的按钮上查一下,可能就会有不小的收获。

只要手指按上去的角度不同,几个交叉重叠的指纹也能进行摄取和辨别。再排除邻居的指纹,凶手是谁可能就豁然若揭了。另辟蹊径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但这些经验他都不会传授给小沈,也不会提醒她在出租多年的房子里摄取和对比指纹将会是一项多么繁琐的工作。她实在太敏锐了,他不想这么快就让她接近事件核心。

这时王峰想到了什么把手机掏了出来,这里的信号很差。难道说当时的夏月就是在这里和他通话的么?夏月在本案中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在观看夏月的视频时,王峰马上想到了那个人。经过对户籍简单的调查,发现帮夏月做不在场证明的人就是她。夏雪,这是一个本来已经忘记的名字。或者说他只记得她的代号。后者更让他有一种亲近感。啧,世界真小呢!

他竟然还在几天前和她通了电话,彼此谁都没能听出对方的声音,毕竟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一切有点像回到了以前。

多日不见的林莽莽又突然出现



阿巴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刚刚成为广告人的女孩大猫儿,迎面遭遇安全套的广告策划,传统的思想正面撞击超强性文化,一个未婚少女如何应对这样雷死人的文案?工作中的遭遇可谓刀山火海,情感的遭遇也谓之苦大仇深,看上眼的靓男牵手相依却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看不上的衰男甩甩不掉像一贴狗皮膏粘住没完……

上期回顾

大猫儿重回公司找穆明提出辞职,但穆明劝说大猫儿不要因为她而放弃自己喜欢的事,并让她尽快把TT的方案传给她。大猫儿考虑再三后决定继续留下,并且约了裴格见面。裴格见到她后神情很紧张,大猫儿决定捉弄他一下,告诉他还想和他结婚,裴格虽然同意,但语气不肯定。

花枝青春

裴格和穆明早就认识

“嗯!”裴格诚实地点了点头,“我是在欧洲留学的时候认识她的,她比我大好几岁,但是我们很相爱。可回国之后,家人却强烈反对我们的婚事,主要是觉得年龄差距大,不能接受姐弟恋。本来我们是一直在争取的,可是后来我妈找穆明单独谈了一次,穆明就决定放弃了,无论我怎么恳求都无法再令她改变心意,最后我们就这么分开了!”

“这个故事,其实我已经猜到了一些。可是你们分就分了,穆明干吗还非要把我介绍给你呢?”
裴格笑笑:“那时候我们都分手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对穆明却一直都不能忘情。穆明也没想到两三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肯找新的女朋友,所以就认真地找她谈了一次,希望我能重新开始新的感情。我说我对其他女孩都不感兴趣,这没办法。她想了想,就说公司里有女孩子,也许我会喜欢,因为她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她年轻时的影子,她说的这个女孩就是你!Kitty,你一定要相信,穆明把你介绍给我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完全是出于对你的欣赏和喜爱,她也从来没想到要介入我们之间,只是我自己一直放不下而已。”

我忍不住问道:“那么,你之所以肯和我交往,就是因为穆明介绍给你的,而我又是我的下属,跟我在一起就等于多少还和她保留着那么一点联系,是吗?”
裴格摇了摇头:“也许开始的时候是这样,但后来就不是了。你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子,和你在一起很开心,我承认我更爱穆明,但我对你并不是没有动过真情,如果不是和穆明相

恋在先,也许我真的会很爱你。可是七夕那天下午,我在公司楼下等你,却意外地撞见回公司的穆明在路边摔倒了,我赶紧去扶她,看她的伤,她的手腕摔肿了,我就送她去了医院。那天她的情绪很不稳定,我心里也非常非常的乱,就一直没接你的电话。从医院出来,她说还要回公司一趟,并让我赶紧去找你,我却坚持一直把她送到了公司楼上,后来在她办公室里,我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就……穆明本来是很抗拒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们毕竟是彼此深爱过的人,穆明离开我之后也没有再爱上过别的人,作为一个同样有七情六欲的正常女人,她也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持理智。所以……就有你后来撞见的那一幕。我想,如果换了是我,我也会疯掉的!这件事我们俩都很后悔,因为你是最无辜的人,真的不应该受到这种伤害,我后来想见你,也是希望能当面向你道歉,尽最大可能求得你的谅解!”

我点了点头:“好吧,那你现在就算是已经做到了!”
裴格沉思良久,认真地点了点头:“谢谢你,kitty!”

林莽莽突然出现

离开咖啡厅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我谢绝了裴格送回家的要求,一个人向家中走去,不知不觉回到自家楼下,抬头看了一眼,二楼那个熟悉的阳台依然门窗紧闭,不像有人回来的样子。我无声地叹了口气,郁郁寡欢地独自走上楼去。

我又开始给林莽莽写纸条了:“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学会了原谅别人,而且感觉好极了。如果你能在今天赶回来,我就趁着惯性还没消失也一并原谅你的不告而别好了。不过,怕

是你今天赶不及了吧?”

纸条从阳台上扔下去,我又无聊起来,闷闷地走回屋里把自己扔到了床上。头才刚挨到枕头,屋里的电话就响了。

我跳下床抓起话筒,一个我盼望了太久太久的懒洋洋的声音从电话那传来:“小姐,拜托你有点儿公德心,别再往我家阳台上乱扔东西了好不好?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扫干净的!”

我愣了半晌,忽然对着话筒大叫起来:“林莽莽,你到死哪儿去了?”

“什么叫死哪儿去了?好不容易去趟欧洲,还不许我到哪儿转转?”
我“哼”了一声:“总之,算你回来的时候,我也不跟你多计较了,现在马上上来找我!”
“我为什么要上去找你?”林莽莽一点儿都不买账,“你以为我很想见你啊?我就是打个电话提醒你别乱扔东西而已,回头把我这房子弄得又脏又乱的,我还怎么租得出好价钱?”

“什么?”我一听就急了,“你要租房?为什么?”
“眼不见心不烦吧!这次去欧洲我总算想通了一个道理——还是跟你保持距离比较好,最好就是老死不相往来。只有不跟你往来我才有老死的可能,否则肯定早早就被你气死了!”

“我气你什么了?一点儿破事儿你还没忘了你?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
“你叫谁道歉啊?你看你写的那些纸条,又是漫骂又是恐吓的,你到底是道歉还是给我添堵?”

“好好好。”我无奈地放低了姿态,“那我现在正式向你道歉请求你的原谅,都是我年轻幼稚不懂事,辜负了你的一片深情厚谊,现在我已经幡然悔悟,决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以实际

行动来表达我改正错误的决心,这样总可以了吧?”

“别!”林莽莽不屑道,“你现在感情出了问题这么说了,万一哪天人家回心转意又来找你了,又或者万一你再碰上一个比我帅、比我有钱、比我温柔的,你还不是一样翻脸不认人,一脚把我踢飞?我这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才刚想通一点儿,我何苦还要再受罪呢?”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气急败坏地问道。

“看看看,就知道你那狐狸尾巴藏不了多会儿!你真想让我相信你,好歹你得拿出点儿诚意来吧?”

大猫儿爬上爱的绳梯

我无意中一抬头,看见了床对面的衣柜,脑子里忽然灵光一现,对着话筒说道:“好,我现在就拿诚意给你看,你等着,呆在家里别出去啊!”

我不等林莽莽回答就挂断了电话,打开衣柜的柜门,乱翻了一气,终于掏出了我藏在里面的那架绳梯。我走到阳台上把绳梯的保险扣扣好,把绳梯从阳台外面放了下去,梯子刚好垂到林莽莽的阳台上。

我小心翼翼地爬上阳台的围栏,蹲下身子,双手紧紧地抓住绳梯两侧,右脚慢慢地向下探去,直到在绳梯的第一格上踩实了,才又慢慢地迈下了左脚。粗糙的绳子磨得我掌心生疼,绳梯悬在半空中摇摇晃晃,像是随时都会把我弄下去。我咬了咬牙,努力稳住住情绪,继续试探着迈腿向下。

楼下很快有人注意到了正在半空中做危险动作的我,人越聚越多,大家一边紧张地仰头看我一边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

“这是忘带钥匙了还是怎么?”

“那绳子结实不结实啊?”

“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消防队?这要万一掉下来可怎么办?”

……
二楼阳台的门响了一声,林莽莽跑了出来,顺着大家的目光往上一看,顿时吓得惊呼出声。
“大猫儿,你疯啦?”林莽莽面红耳赤地对我喊,“我跟你开玩笑呢,你快点儿回去,听见没有?”

我不理他,继续全神贯注地爬我自己的。

林莽莽留神观察了一下,这才看出我已经爬了一段距离,这会儿让我回去和让我下来也区别不大,反而往下走还更安全些,于是便改口道:“大猫儿,你千万稳住,别害怕。抓紧绳子,一步一步慢慢地往下走,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呢!”

林莽莽在阳台边探出大半个身子,向上伸着两只胳膊,紧张地看着我,生怕我一个不小心掉下来。我却故意在绳梯上停了下来,低头冲他问道:“那你说,你还租不租房了?”

“我哪儿敢啊!小姑娘奶!”林莽莽满头大汗,一脸无奈,“求你了,快下来吧……哦,不对,慢点儿,慢点儿!”

林莽莽这副语无伦次的样子让我心理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继续一步步向下移动,逐渐向林莽莽靠拢,到了终于能被她够到的距离时,林莽莽一手环住了我的两条腿,一手托住我的腰,一下将我抱进了阳台里。

我这才发现林莽莽脸色苍白,抱着我的手臂都在止不住地颤抖,确定我已安全之后,他不顾一切地低头吻住了我,楼下随即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口哨声,我们在众人的注视下忘情地亲吻,仿佛上演着一出已至高潮的爱情大戏。

完